

诗篇中的诗人

Poets in Poems

刘新民 选编

“他的放逐虽然极不公平，
却从未出现与他相当或更伟大的人。”
——米开朗琪罗，《献给但丁》



“自豪吧，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
全欧的割坛精英都向他膜拜致敬。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本·琼森，《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辞》



“诗人也许已经失去踪迹，
可诗歌却会万古长青。”
——陀兹夫，《歌德》



“我崇敬一位巨大的天才，
正是他成了俄罗斯的命运。”
——叶察宁，《致普希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当今你的崇拜者中，没有人比我
更能理解赞美你值得自豪的荣誉。”
——赖尔兰，《致维克多·雨果》



“只要太阳和太阳系存在，
你的诗歌就会大放光明。”
——伊斯拉姆，《致泰戈尔》



诗篇中的诗人

Poets in Poems

刘新民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篇中的诗人/刘新民选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02-004502-2

I. 诗… II. 刘… III. 诗歌-作品集-世界.
IV. 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164 号

责任编辑: 吴继珍 装帧设计: 翁 涌
责任校对: 常 虹 责任印制: 张文芳

诗篇中的诗人

Shi Pian Zhong De Shi Ren

刘新民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4502-2/1·3427

定价 25.00 元

序

《诗篇中的诗人》，这是一本有别致角度的书：作为诗选，它是一本聚焦于诗人的专题诗选；作为诗人论，它是一本诗体形式的诗人论。

诗，是用散文说不出的东西；诗人，是有诗的特殊气质的人。把诗人录像于诗篇中，自有其充分理由。

谈诗人，当然可以用各种文体来谈，例如传记、评论、评传、书信、悼文、回忆等等。用诗来谈诗人，固然并不能代替上述种种文体，然而短短几行诗，却往往更能点出一位诗人的神韵，比在条分缕析的长篇文章中显得更有灵气，更栩栩如生。

况且，由于被谈者是诗人，谈者也是诗人，二者之间特别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且往往非用诗谈不可，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我用诗发言。换了散文我就说不出来。”

于是，本书编者就一心一意寻找诗人谈诗人的诗、诗人致诗人的诗、诗人悼诗人的诗、诗人论诗人的诗、诗人自己谈自己的诗，汇集成这样一本慧眼独具的书。不论是欣赏诗艺或研究诗人，从这样一个角度取景恐怕都是不可少的。可惜目前收集到的资料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各国资料的比例不够均匀。这是由于这类资料很难找的缘故，编到现有规模已属不易，希望今后有条件时再谋充实吧。

飞 白

一九九〇年三月于杭州

星空下的大海啊

(代前言)

“于是我感到像一个观察天象的人
看到一颗新的行星映入他的眼帘
或者像魁梧的科特斯以鹰的眼睛
凝视着太平洋……”

——济慈《初读查普曼译的荷马》

大海啊,烟波浩淼一望无际的大海!澄澈明净的蔚蓝铺展到天涯,不息的浪涛翻卷起永恒的雪白,仿佛涵含了日月星辰,融通了古往今来。在这部读不完咏不尽的经典里,有着多少文明内涵、知识华章、哲理启示、风情文采!

星空,繁星密布,璀璨辉煌的星空啊。银河玉带横卧在深蓝的夜幕,明亮的星座光华四射,灼灼生辉,无垠的宇宙里,明明灭灭着数不清的星系。任凭斗转星移,风起云飞,晴朗的夜空,总是闪烁着亘古不落的星群,永恒不灭的光辉!

星空辉映下的大海,大海映现着的星空,给了人类多少遐想幻梦、多少启示智慧、多少诗思激情!茫茫宇宙中一颗小小行星,茫茫大海中一滴小小水珠。多少亿年的孕育演变,有了人类,有了思维,有了文明,有了诗篇。文明的涓涓细流渐渐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海,千万升腾的明星终于亮丽了灿烂的星空。这

是一片更令人神往更迷人更神奇的大海与星空啊，这就是气象万千的世界诗歌的大海，这便是永远闪耀光芒的诗人的星空……

—

从开天辟地的混沌之初，我们远古的祖先，人类的始祖，含辛茹苦风尘仆仆地走来了。他们从大海中来，他们从森林中来，他们从沼泽中来，他们从山洞中来，开始了文明史的漫长行程。他们膜拜太阳，赞美月亮，畏惧雷电，躲避风雨，诅咒黑夜。他们向着大海惊叹，围绕篝火跳舞，面对江河祈祷，跪向苍天祭祀。他们注视神秘的太空，观察奇异的自然，认识飞禽走兽、林木花草，踏遍高山大川、荒漠平原。他们狩猎、耕作、生育、死亡；他们歌唱、舞蹈、模仿、思想。他们愉悦悲哀、痛苦欢乐、喜爱厌恶、恐惧勇敢……多少次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多少回草长草枯花开花谢，他们不停地从远古走来，一步步脱离了愚昧野蛮原始。他们跋涉着，语言和文字组成了路标；他们行进着，一路吟着诗的进行曲。与人类的起源一样古老的诗啊，直接发自人类天性的诗啊，作为文明起源的旗帜的诗啊，最古老的文学形式的诗啊，记录了人类进步的足迹，文明渐进的历史：

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下了他们恣肆浪漫的诗体的创世神话，刻下了神奇壮丽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位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国王吉尔伽美什，“见过一切的人，跟他学吧！啊，我的国土哟！知道万国的人，让我赞颂你吧！”在史诗中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崇尚真诚友谊的圣君，百折不挠地探索永生奥秘的先驱。《吉尔伽美什》，世界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史诗，寄托了古人的理想，显示了远古人类追求友谊，追求光明，追求永恒生

命的执著和气概……

尼罗河的子孙们，用芦管在草纸上，描画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他们颂赞太阳：“天涯出现了您美丽的形象，/您这生活的阿顿神，生命的开始啊！/当您从东方的天际升起/您将您的美丽普施于大地……”他们颂赞尼罗河：“万岁，尼罗河！/您在这大地上出现/平安地到来，给埃及以生命……”他们敬畏着大自然神秘的力量，太阳“沉入黑暗的深沟”，又周而复始跃上“天国的明河”；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水涨潮落；万物兴衰荣枯，死而复生——“纯洁的莲花”，/“从黑暗的地下，/升上阳光世界/在田野开花。”莫非人生也将轮回，亡灵必经下界劫难，再升上天国重降人间？于是，千百年传唱，无数次创造，他们拥有了《亡灵书》——这部卷帙浩繁图文并茂的诗歌总集。千千万万的亡灵啊，是诗歌让他们的魂灵升入文明的天堂，不朽地流传到今天……

恒河流域的印度民族，也不约而同地歌唱着各类神祇。《梨俱吠陀》等四部古老而宏大的《吠陀》诗集中留下了他们关于天地自然的一切知识学问（“吠陀”意为知识学问）。请听，他们满怀虔诚讴歌着火，这给原始人类的生活和文明带来巨变的神圣的火：“阿耆尼（火）啊，每天每天对着你/照明黑暗者啊，我们思想上/充满敬意接近你……”在冥冥的黑夜中，还传来人类的始祖阎摩和阎蜜的悄悄话，诉说着东方的亚当和夏娃的情爱。千百年盛传不衰，传统的源远流长的诗的营养，培育出印度人民永远引为自豪的驰名世界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滚滚滔滔的黄河，如一条巨龙东去，孕育了龙的图腾，龙的传人。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黄河两岸，流传了多少美丽动人的神话和传说？然而最灿烂壮观的却是诗歌，那些“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美妙诗篇！从“土反其宅，水归其壑”这五千年前第一首祭年的歌辞起到公元前六世纪孔子十删其九后留存的诗三百篇，其间该有多少失传的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般优美的诗篇啊！即便从删余传世的诗三百篇，亦已足见我华夏诗国源头的辉煌，而这条堪与母亲黄河媲美的诗的长河，历三千年之悠久而始终滔滔不绝，浩浩荡荡，堪称世界诗史上惟一的奇观……

在地中海东岸、欧亚非三洲交界的一片宗教圣地上，生长出一支集历史、宗教、文学三色俱美的奇葩——《圣经》。历尽劫难的古希伯来人，在《圣经》里留下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文明，给世界诗歌的宝库增添了无价的精品。听那受尽严酷煎熬的约伯，悲怆地唱出他无法抑制的绝望和痛苦：“愿我出生的那天受到诅咒！”撼人心魄的悲歌哀号里，奔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悠远的意境和优美的辞章，成为与古希腊悲剧、但丁《神曲》、莎翁戏剧、歌德《浮士德》并列的世界文学最伟大诗篇之一。而情感炽烈奔放、意境飘逸清奇的《雅歌》，又是那么的令人心荡神驰，被冠之以“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得以在数千年的抒情诗中独领风骚……

神秘的地中海哟，那些笼罩了神的光环的岛屿，那些吟诵着诗的韵律的碧波，那些凝结了不朽智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废墟和遗址，就是你们催生并哺育了近代的欧洲文明吗？七个城市争夺他出生地光荣的盲诗人荷马，西方文学中至高无上的诗圣荷马，曾背着竖琴走过了多少村落城邦？在他行吟的一生中，曾吟唱了多少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朽诗章？那倾城倾国的海伦，因木马计而陷落的名城特洛伊，奥德赛历时十年的海上漂流历险，三千年来吸引了多少双倾慕的眼睛，折服了多少颗天才的心？还有赫西奥德精心描绘的希腊半岛上阳光明媚

生机盎然的风光；还有“火热的萨福在这里唱过恋歌”，惹得著名政治家和诗人梭伦但求“能学会萨福的一首歌后离开人世”；还有阿那克里翁低吟爱情和美酒，品达罗斯高唱“具有永恒的存在价值”的颂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竞相创作的悲剧雄浑悲壮，名垂千古；忒奥克里托斯开辟了田园诗的新领域，那些充满牧草芬芳泥土气息和真挚素朴感情的牧歌，数千年中传人辈出，百世流芳……古希腊诗歌的光辉又岂止是这一些耀眼的星座？不正是因为群星璀璨，难掩光彩，才能在中世纪的千年云遮雾盖之后，又一次照亮了文艺复兴的道路吗！

但古希腊的光芒首先映亮的，却是古罗马的城墙。“奥古斯都”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啊，亲眼目睹了在它的黄金时代，三位最伟大的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是如何把帝国的显赫荣耀、罗马的自豪光荣及其诗歌彪炳千秋的成就，无愧地载入了世界文明的史册。维吉尔模仿荷马，意在和荷马一比高下而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开了欧洲“文人史诗”的先河，达到了罗马诗歌成就的顶峰，维吉尔也因此被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选中，作了他游历地狱炼狱的向导。被誉为罗马公民导师的贺拉斯，在《纪念碑》一诗中自豪而毫无愧色地宣称：“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 / 更坚牢，比王家的金字塔更巍峨 / 无论是风雨的侵蚀、北风的肆虐 / 或是光阴的不尽流逝，岁月的 / 滚滚轮回都不能把它摧毁……”这首诗的立意被许多欧洲诗人模仿。一千八百年后的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便写下了同题的名诗，还引用了贺拉斯的首句作为题句。确实，伟大的艺术作品堪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光，而伟大的诗人也因此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罗马诗人奥维德便正是以其鸿篇巨制的叙事长诗《变形记》而声名“千载流传”，正如他在《变形记》的结尾所写：“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它

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

我们的祖先就这样声势日渐壮大地走来,从四面八方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天地间震响着他们雄壮的步伐,回荡着他们嘹亮的号角。他们在诗的旗帜下与愚昧野蛮落后搏斗着前进,他们擎着诗的火把向着光明和平繁荣前进。诗的滴滴清泉潺潺细流汇成了磅礴的大潮,在历史的河道里奔涌呼啸,在千重迂回万道曲折后冲决了中世纪的重重阻碍,又汇合了塞纳河的《罗兰之歌》、莱茵河的《尼贝龙根之歌》、伊贝利卡山下的《熙德之歌》、伏尔加河的《伊戈尔远征记》、英伦岛上的《贝奥武甫》……形成了浩瀚宽广的大海。诗的大海啊,有多少层波涛,就有多少种风采;有多少朵浪花,就有多少分瑰丽。你文明的渊薮,你人类的骄傲,你历史的最华美的篇章啊!

二

在人类从远古向今天,从愚昧向文明的进军中,我们看到了诗的火把、号角和旗帜;我们看到了走在队伍前列、被称为“诗人”的那些人,那些在史前的漫漫长夜里吟唱各种宝石般闪亮的歌辞谣曲的无名诗人,那些在文明的曙光升起前以超群的才情不断完善了神话史诗的行吟诗人,那些热恋着缪斯,献身于艺术,毕生创作了无数抒情诗叙事诗、颂歌牧歌、悲剧喜剧的诗人们。诗人啊,你们可是天地间的灵气钟秀,特殊的元素构成的精灵?你们果真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不受时间限制的预言者,掌握命运之钥的先知,天生一双慧眼,能从上帝的宇宙里洞察一切超绝的奥秘?你们是如何戴上了令人欣羡的桂冠,被缪斯们引入不朽的艺术宫殿中那万人尊崇虚席以待的第一排?你们的灵魂又是如何升上天国,在那儿化作了不落的星辰?

啊，那就是你——“世界的震撼者和推动者”，“人民的启蒙导师”，“民族的触角”，“大自然的情人”——诗人么？悄然彳亍在孤寂的海滩，独自伫立在荒僻的小路，身上惨白的月光闪忽，眉额间铭刻着孤独。你挺立在巨石上，紧蹙双眉，俯视着白浪滔滔，两道警视的目光，一袭忧郁的黑袍，胡须和皓发，如流星射向云霄，用巨匠的手，预言家的火，撞击你的竖琴，奏出深沉的烦恼。啊，天地间如许大千世界，惟有你与之梦魂相连！你如同自然一样微妙、细致、敏锐，同时又无所隐晦、无所保留、无所吝嗇，单纯得如灿灿的光辉。你有着狂热、豪放、慷慨的气质，自由自在得像一阵风，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使命。一旦灵感的闸门开启，你便全神贯注，如醉如痴，不尽的崇高理智和火热情感自由自发地从你的灵魂里奔泻出来，结晶成光芒闪闪的作品。你用非凡的语言，表达人类的天性，说明天地间的神圣规律，昭示表面上千差万别的事物所内蕴的本质上的和谐。那小如匀称的草叶，大至星辰的运动的和谐之美啊。你又如孩童般天真，圣徒般虔诚，情人般敏感，哲学家般深沉。你是可以填满整个宇宙的侏儒，又是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针眼的巨人。你双手捧着太阳，把它如火炬般传给后人，传给后人高尚的灵魂、不朽的精神，传给后人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心灵。你是时代的良心，任何痛苦和幸福都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你的竖琴的声音，对于人民是轻柔的细语，对于专制暴君却是愤怒的雷霆！你揭开帷幕，展示了世界的真善美，使刹间的梦幻成为永恒，历史的长廊里传来你天才的回音。你饱满酣畅、淋漓尽致的想像力啊，这可以被称为诗的力或能的想象啊，难道不比牛顿、爱因斯坦的发现更伟大更具有革命意义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本来存在的新世界，而诗人则在窥探更宏大广阔的心灵意识的领域，并且创造了本不存在的新的天地乾坤。摩西遵从主的

旨意，率领以色列人长途跋涉逃出埃及；然而诗人是更伟大的先知，因为正是诗人的天才和智慧，指引人类跳出愚昧无知的苦海，开创了最早的文明。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有形的一切，然而诗人却创造了精神的文明这无形的一切，没有精神美的物质世界，该是多么的冷寂、荒凉、阴郁、枯燥乏味、死气沉沉！

诗人啊，你们是自由民主的斗士，和平正义的使者！为着人类的进步，如果诗人不献身，那么谁献身呢？如果竖琴的声音不去平息风暴，那么什么声音会在风暴之上响起？“当埃斯库罗斯和秃鹫争夺普罗米修斯，/当尤维那利斯保卫着罗马不让群虎吞噬，/当但丁将地狱向他所追击的暴君开放，”一切专制魔王不由得簌簌发抖：“诗人太可怕了！”“他们好似古代复仇女神，/他们的形象宛如青铜的蒙面人，披着青灰色的微光。”“他们的思想/在高高昂起又发出嘘声的谋虑深远的头颅上/咬住一时得逞的罪行与阿谀奉承的怪物，”使刽子手们在血红的床上坐卧不宁，暴君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淋漓。听吧，弥尔顿虽然双目失明，“他一挥弦，便振起殷殷雷声”，“血腥的御座和渎神的祭坛摇摇欲坠……”看！那位“为自由所痛悼的”天才拜伦，“抑制不住神圣的激愤，”“像呼啸的风暴疾驰而去，”在希腊的被围困的要塞光荣捐躯！在为自由为独立为解放而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有多少拜伦式的英雄诗人？俄国的雷列耶夫参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判绞刑，然而，他的名字，却成了年轻一代“指路的明星”。匈牙利的裴多菲高唱战歌，牺牲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然而人民不相信诗人会死去。《裴多菲活着！》的诗篇传遍了大地。波兰的密凯茨维奇，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他“竖琴的声音，总是越来越激昂高亢！”伟大的普希金的“自由的歌声”，传到了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服役的洞里”。普希金“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美国的惠特曼终生都纵情地为自由民主而歌唱，那太平洋排浪一般的歌声“多么清纯，多么自豪，多么广阔，多么迷人”，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位诗坛男高音的激越的歌声。法国的艾吕雅，一曲《自由》之歌，令法西斯们胆战心惊！他的诗集《诗与真理》，由执行特别任务的英国飞机空投到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那是比任何重磅炸弹都厉害千百倍的武器！诗人们啊，为了正义进步，为了民主自由，你们不仅以心血讴歌，还献出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生最壮丽的乐章。你们是诗人，更是无畏的斗士，那光荣的尊贵的席位，怎能不为你们而设？

诗人啊，你们是人类创造力想像力的代表，你们是一切知识学问的传人！听听先哲们的至理名言吧！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总结和精华。诗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最伟大的生命力和生命的最敏锐感觉。诗的创作应被认为是所有科学中最困难的科学。如果没有诗，没有诗歌所激发出来的想像力创造力，人类或许至今还匍匐在地面上，蛰居在山洞里，还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还愚昧无知，与禽兽无异？人类最初的文明，不都是结晶为诗的形式么？诗人这个词，在拉丁语希腊语中，不就是意味着先知和创造么？诗人不就是那些预先领略，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东西的人么？诗人的两只眼睛，其一注视人类，其一注视大自然，前一只眼叫观察，后一只眼称为想象。人类的命运之谜对一般的人毫无关系，诗人却时常把它放在他的想象面前。由想象构成的诗人啊，眼睛灵活地一转，不就从天上看到了地下，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么？在诗人眼中，一块失落的手帕、焉知不能成为抬起宇宙的杠杆？从一粒细沙，焉知不能看到大千世界？凭一株苜蓿，焉知不能想象出整个辽阔的草原？即便在盲诗人荷马的诗中，也“处处是光辉，处处是花朵”，“清晨的紫色……泛满了金波的海面”，海中岛屿上那些神祇和人类一起演出了多少美

妙神奇的故事？维吉尔“让林中的片片绿叶飘下，就成为神秘的诗行，犹如天上洒下的雨水”。但丁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国，“哦，从什么痛心疾首的忧愤 / 从什么对‘绝望’不屑一顾的狂欢 / 从什么痛苦灵魂的急切呼吁 / 从什么悲悯、眼泪、对邪孽的憎恨 / 涌出了这一部囊括天地的诗篇 / 这一部中世纪奇迹一般的乐曲！”弥尔顿兼取荷马的高雅和维吉尔的雄浑，为英格兰“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而歌德，这位文化巨人，“俄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他的浮士德博士又是如何几十年如一日，日夜冥思苦想，探索人生的真谛，满腔热情地把精力倾注在知识学问之中！《浮士德》，“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现代诗歌的皇冠”啊，谁能设想德国及世界文学宝库倘若没有这顶皇冠，将会黯淡多少？还有美国那位足不出户，被誉为萨福以来西方最伟大女诗人的艾米莉·狄更生，“从未见过沼泽， / 从未见过大海，却站在想象的顶峰 / 审视整个世界。”诗人们以他们的旷世才华，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稀世珍宝啊！没有这些巍峨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柱，哪来今日现代文明的大厦？

诗人啊，你们是人间的真善美的歌者，你们是一切崇高真诚善良美德的化身！诗，可以使世间最善最美的一切永垂不朽。它扩展、提炼、美化我们内心的美好因素，它给一个国家的男人女人提供了人格的养料。而这，岂不就是诗人的崇高使命？大自然中有多少天造地设的美景？人世间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真情？这一切不都渗透着“真”？“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还有什么语言比这更透彻地概括了艺术的真谛？古往今来的千千万万缪斯的弟子们，吟唱的不就是真善美的赞歌？“耸立在知识之颠”、“属于所有的世纪的”莎士比亚，“头戴世界献上的桂冠，庄严的眸子里饱盈着永恒的眼泪和微笑”的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里向世人宣告：“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

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如此赞颂德国诗人席勒:“被驱逐的艺术的献身者啊,在你的胸中 /才有真理、爱情和美的宝座。”泰戈尔,这位东方诗圣,以他“绝对完美”的诗作,折服了包括叶芝、庞德在内的英美诗坛泰斗们,博得了印度、中国及世界人民的喜爱:“每当我瞩目凝视你 /我感到你是至高的永恒美 /仿佛是神灵选你作典范 /借以体现人能具备真善美。”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的真善美啊,不仅仅体现在浮士德终生不倦的进取追求中,回响在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旋律里,悠扬舒徐在彼特拉克致劳拉,但丁致贝雅特丽齐的情诗,拉马丁的《湖畔吟》、彭斯的《红玫瑰》,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十四行诗》和叶芝的《当你老了》里;盈溢在庄严肃穆曙光初露的《西敏寺桥上》,意境悠远浮想联翩的《丁登寺旁》、湖光林色美不胜收的瓦尔登湖畔的小茅屋里和万籁俱寂的伊尔美瑙峰顶的《漫游者夜歌》中;甚至也在饱含痛惜悲愤的《叹息桥》下,荒僻凄凉的《墓畔哀歌》、深沉哀婉的《悼念集》中;甚至也在充满了城市的污秽、丑恶、堕落、冷漠的病态的《恶之花》里。人类一切高尚、纯洁热诚、善良、真挚的感情,无不蕴含在诗的营养丰富的乳汁里,而诗人们,不愧为人类精神的保姆啊!

啊,诗人——多么崇高的称号,多么荣耀的冠冕,多么令人仰慕的天之骄子!难怪一代代的人们要用如此美好的诗句来颂扬祝福讴歌你们:“我看见你已经高升,就在天庭上变成了一座星辰!”“你的心灵像一颗遥远的星辰, /你的声音像大海般宏伟无边 /你纯净如那自由寥廓的天宇,”“你照耀我们,就像消逝的彗星,以自己的光结合永久的光明!”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啊!你们确实不愧是天上永放光明的灿烂星座!

三

浩瀚的大海，泛着千重波光；灿烂的星空，撒下万点星光。那充满理解、友谊和深情的波光星光啊，同样照耀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那星光波光相辉映，千古诗心相融契的无数佳话，仍如甘霖滋润亿万人干旱饥渴的心。眺望大海，仰望星空，怎能不陶醉这动人的景象，怎能不迷恋于这动听的绝唱？

“有片广阔无垠的疆域 / 眉额深邃的荷马在那儿称王”，谁不曾沐浴过他的光辉？当济慈初读查普曼译的荷马史诗，他“感到像一个观察天象的人， / 看到一颗新的行星映入眼帘”；裴多菲则看到荷马和峨相“花白的头上的冠冕永远长青”。雨果把维吉尔尊为自己“神圣的老师”，“正是你的思想占有了我的梦想”，一读起维吉尔的《牧歌》，他就仿佛和老师一起走进了“在清凉的幽境里处处是密密浓荫”的诗情画意中；丁尼生则发誓“要唱人类所能唱出的最庄严雄浑的韵律来歌颂你（维吉尔）”。普希金的神思，追随着被放逐的奥维德：“仿佛在那新结的冰上， / 掠过了你的幽灵，而哀诉的声音 / 自远方传来，像是别离的郁郁哀吟”。朗费罗远隔大洋，却真切地听到了但丁的《神曲》：“山岳、海洋、松林、城邑的声音 / 都在反复吟哦你宏伟的乐章。”歌德在邀请他的“孪生”兄弟——五百多年前的波斯诗人哈菲兹，“我要单独跟你一人 / 进行竞赛”，因为“你的诗歌像星空一样转动”，而当他拜读莎士比亚的剧本，竟感到，“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普希金伫立在大海边，沉浸在对拜伦的天才和献身精神的崇敬里，感到了“有一种强烈的热情把我迷住”。当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逝世，非洲一位青年诗人芒达拉因“一位伟大的旅客离开了我们”而觉得万物都变得肃杀

凄凉：“芦苇在哽咽悲泣 / 低吟的哀歌 / 从四面八方传来……”看前辈诗人闪耀着何等神奇的光芒，它闪烁在几千年的长河里，它越过国界大洋，照亮世界每片地域。沐浴着诗的星光，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诗人们成了契友至交！

同时代的诗人互相怀着深深敬意，那种纯真友谊，那种关切理解信任和支持，又留下多少动人篇章？最为感人肺腑的，也许要数英国浪漫主义三杰的拜伦、雪莱和济慈了。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四年，那真是英国诗坛天塌地陷的几年！三颗最耀眼的新星相继陨落，英格兰的诗的星空顿时黯然失色了！当济慈不幸英年早逝，雪莱强忍悲痛，奋笔疾书写下了长篇悼诗《阿童尼》。请读读此诗的《前记》吧，那真是篇字字如火句句喷着激愤岩浆的声讨那些“极其卑鄙的诽谤家”的战斗檄文！请读读这首字里行间饱含悲愤痛惜的长诗，那真正是泣血哀悼伤心欲绝的绝唱！长诗的最后一句是：“阿童尼的灵魂，灿烂地 / 穿透过天庭的内幕，明如星斗 / 正从那不朽之灵的居处向我招手。”哀伤万分的雪莱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命运。翌年，雪莱果然不幸溺水而亡。当雪莱的遗体在海边火化时，拜伦悲痛欲绝。他猛然脱掉衣服，跃入大海，发疯似的向大海深处游去！充满侠义肝胆的拜伦，莫非欲去向那无情的海洋复仇决斗？……

同样真挚的志同道合的深情，联结着德国文学史上的两位伟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席勒去世十年后，歌德写下了那首激情奔放、思想深刻、黄钟大吕般的《席勒大钟歌跋》，回忆起席勒下葬时，“我听到恐怖的半夜钟声， / 沉重而郁闷，使人感到凄凉。”歌德坚信“他的精神有力地迈步向前， / 一直走向永远的真善美之境。”歌德还将席勒的遗骨带回家中细心保存，并写下了名诗《席勒的遗骨》：“这件宣示神谕的玄秘的圣器！ / 多么值得我把你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向白日的光明， / 自由的空